

丁念慈



一篇

十七歲少女的迎春抒懷



在聯考日近的季节，我寫下这篇十七歲少女的迎春抒懷，
卻也見證了自己從少年到如今，未曾改變的民族情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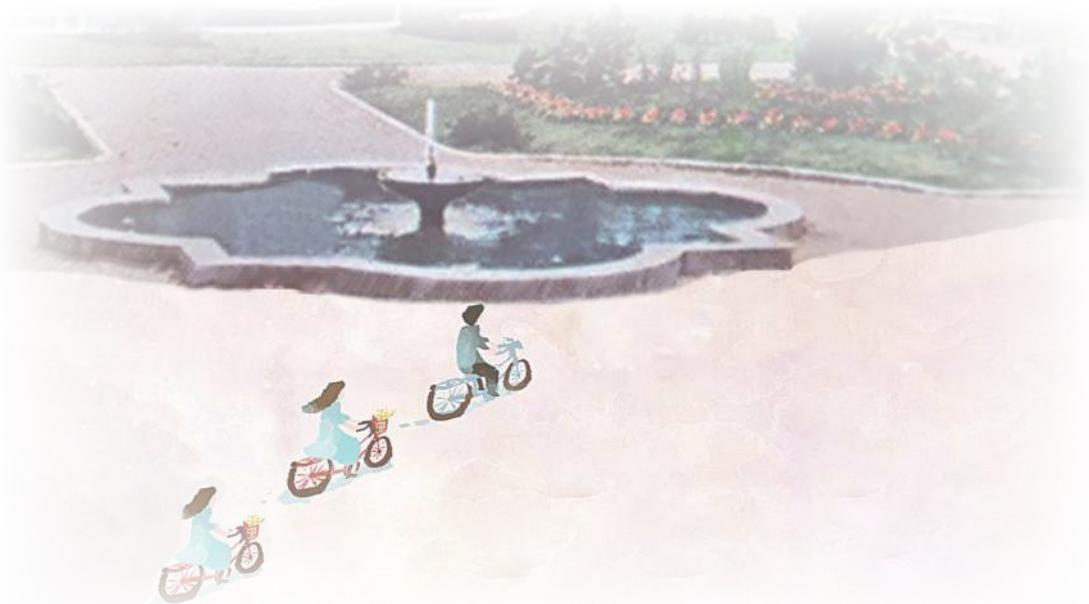
週末回娘家時，媽媽和小妹跟我說，舊物堆裡，有一箱我高中到大學時期的書信、日記……等等。請我自己挑揀看看，要保存的，就帶回自己家裡去。

故紙堆中，我找到幾份高三時的作文。躍然紙上的，是我稚嫩的筆跡，以及國文老師批閱的蒼勁字跡。當中，有一篇題目叫〈迎春抒懷〉的作文。三十五年後，再次讀著自己當時所抒情懷，仍令我大吃一驚。

題目是老師指定的。在聯考日近的季節，我寫下這篇十七歲少女的迎春抒懷，卻也見證了自己從少年到如今，未曾改變的民族情懷。

“ 迎春抒懷 ”

前幾天逛新北投公園時，見樹梢上一朵朵綻放開來的花，突然驚覺，春天來了！放晴的那兩天，山川日月美得令人心動不已。臨座同學傳紙條過來說：



「丁，這種天氣最好回宿舍洗洗澡，換件舒服的衣服，到頂樓吹一晚上的風。」

看得我不禁興奮起來，不過轉念想想，到底還是沒有勇氣去實現。而且，原本以為，春天來了我該是很快樂，如今卻無由地頹喪起來，不知是不是因為黑板上日日逼近的數字的關係。春天使我心慌！

春天往往讓人莫名其妙地生起豪情壯志來，尤其是唸歷史和《孟子》時，總覺得國家很有希望，自己也很有希望，一時可也忘了自己那差勁的英文和地理。那天看報紙，小小的一個角落寫著：「大陸青年劫機，機毀人亡，無人生還」。不知道怎麼的，眼淚竟掉了下來，也許中國人真正是血脈相連的。

記得國文老師說過：「那些所謂的反共義士，在我看來都是投機份子。」不知道有沒有包括那些失敗者？中國人一向是最能容忍，也最忠君的，不容易去推翻一個不滿意的政權。但是失望的累積，讓人不得不拿生命來做最後的賭注了。

許多人老是喜歡分析局勢，把台灣的希望當做幻想。其實，歷史的演進在人，而不在物質，人可以使一切絕望的事化為有希望，因為人有一種超越物質的——說不上是甚麼。只是，看著那麼多自己的同胞為自由、為理想犧牲生命，便讓我不禁想到，將來一定會回去，一定會的！

中國文學裡，有一種病態的春天，尤其是宋詞人，動不動就傷懷，「春去幾時回」，其實春天只是一個象徵，一個活在每個人心裡的象徵，永遠不老、不死。只要心是活的，春天就永遠在我們心裡。”

這是1983年春天的一篇作文。坦白說，事隔將近35年，誰會記得自己曾經寫下過這樣的文句？



在台海隔絕的年代，只見所謂「反共義士」冒險駕機來歸，我們對大陸的情形，所知實在非常有限。當時，我也只是一個懷抱同胞之情與復國大夢的少女。

這 30 多年當中，大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經過幾次的轉型，以及兩代人的胼手胝足、流血流汗，中國重新以虎視鷹揚之姿，在世界上和平崛起。雖然當今仍有很多問題亟需克服、改善，離真正朝「華夏民族文化復興」大道穩步邁進，也還有一段長路要走，但這個「中國」，畢竟已非台灣同胞昔日印象中的中國了。

回首這 35 年，我雖然歷盡人生的波折與磨練，但是年少時，那顆胸懷國家民族、有大志的少女之心，卻也未曾稍稍改變！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文中傳紙條給我的鄰座同學，就是 2005 年我寫〈迎風放歌有兒相伴〉那篇貼文中的高中密友——圓。

（寫於 2017.07.23）